焦氏四書講錄

焦氏四書講錄卷之八

翰林修撰　漪園　焦竑　著
同年檢討　泰宇　王肯堂　校

孟子見梁惠王節

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節此却見梁惠王者人性皆善天下無不可改過之人亦無不可有為之事惠王卑禮厚幣是知其不可有為而不能改過也公山之召孔子有東周之想佛肸之召亦不為匏瓜之繫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惠王之見亦東周之望而匏瓜之不為者矣○問惠王是僭稱王者孟子書不辨名實而書王何也曰當時答問之間實以王稱故作書之時亦道其實其該王不該王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亦

何待我之書法也況周室垂亡如惠如宣亦皆足用為善者苟能與道而致治即王者之事亦無不可為又何有於王者之稱乎○惠王只以幣招未曾親來就見孟子輒去見之者季子不得之鄒也見之不是答其禮重在冀得行道上孟子之道是堯舜湯武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既有可試之端矣而忍於不行乎故有惠王之見

王曰叟二節

惠王以叟稱孟子想是齒德俱尊之時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兩句將一理一欲說開已矣是止於此之詞自此之外更無有他說矣語意最嚴厲斬斷然只說仁義再不向利上去○程子曰仲尼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云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蒙者賢也尊賢為大惟能親〻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便謂之聖人今天下國家不難治矣此孟子之學所以只在於仁義而其論治道亦只在仁義而已矣真得統於聖門者哉

王曰何以利吾國一節

此條是解何必曰利之意〇王曰何以利吾國三句重在王上王者大夫士庶人之所則傚王先求利下便傚之而求利也弑萬乘之天子者必千乘之公卿弑千乘之諸侯者必百乘之大夫[illegible]公卿近天子大夫近諸侯故以為弑之者必此人[illegible]取百是說祿之分數不是於萬乘中

各取一千乘地千乘中各取一百乘地公卿大夫不止一二人天子諸侯焉得許多地分他盖天子有一萬分祿公卿則有一千分祿諸侯有一千分祿大夫則有一百分祿也後義先利却除仁而單云義是以義利相對要之說義便仁在其中了不奪不饜衹輕弒萬乘千乘意思未要緊云求利之害如此王不為利懼獨不為弒奪懼耶故曰何必曰利

未有仁節

此條是解亦有仁義之意〇仁義是一理親主恩用仁多君主敬用義多故以之分屬然仁義之用亦不止君親獨說君親者以君親之大而該家國之人事也仁義之理俱在心仁一仁了必不忍遺親一義了必不忍後君此是汎論仁義

之利不屬定下之人與上之化說末總補仁義之利如此王能躬行仁義則大夫士庶人化之而為孝子為忠臣國家其有不昌者耶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問聖人罕言利此處却說仁義之利何也曰此又救時的意思時俗方趨利若不以利動之人將沉溺而難返徒以仁義正之幾何不見畏而不信哉

王亦曰仁義節

仁義之利既如此求利之害又如彼然則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以曰利○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也何以曰利直是要他不求利也不只說不說便罷○富強在外仁義在內富強煩仁義簡富強勞仁義逸富強小仁義太富強暫仁義久是非利害了然明白者人亦何憚而不為仁義何利而

必為當強耶○人君固要行仁義亦要先講學堯舜之治莫非仁義也而本於道心精一之學湯武之治亦莫非仁義也而本於日新敬勝之學學之不講則氣質拘蔽而心体不開知之不明而處之不當未有能行仁義而致堯舜湯武之治者矣此心學之講所以尤為君天下者之先務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一節

王立於沼上因顧鴻雁麋鹿是其所處者臺池之樂而所顧者鳥獸之樂也○賢者亦樂此乎王意賢君不以此臺池鳥獸為樂心裡有含愧之意

孟子對曰賢者節

孟子不直曰樂此以逢其欲而曰賢者而後樂此亦不曰不

樂此以沮其意而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辭不迫而理亦完

詩云經始靈臺節

此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文王以民力為臺沼民益歡喜之而反歡樂之加以美名樂其所有正是歡樂的事○文王為靈沼時既有勿亟之令又掘得死者骨要葬之民曰澤及枯骨矣以故民子來而成之不日○靈字就不日成之上見得倏然而成若神靈之所為也○古之人上要照云民樂如此則臺池鳥獸文王能樂之矣所以然者文王平日與民偕樂故今能樂其樂也賢者而後樂此其此之謂乎

湯誓曰時日曷喪節

此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伊尹謂醉者之歌昔桀曰

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嘆曰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尹遂去之湯竟作女鳩女房二篇○桀不與民偕樂使民困苦而欲與之偕亡則國隨之喪雖有臺池鳥獸亦不能獨樂矣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其此之謂乎

偕樂不偕樂不是臺池鳥獸之樂臺池鳥獸是君之樂安居飽煖是民之樂君樂而民亦樂是爲偕樂君樂而民不樂是爲獨樂桀以獨樂而亡文王以偕樂而興此其明效大驗也惠王於此能無所勸懲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節

人君爲國全要盡心心者立政之本盡者極盡而無一毫之缺也惠王缺處甚多只一箇移民移粟如何便謂之盡心○

移民是令民自移移粟亦是令民自移○鄰國二句言歲凶之時鄰國不恤民空乎死者多而見其少寡人能恤民空乎生者衆而見其多今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意者歲凶之所為人力終無如之何也何也二字讀在歲凶上去恐是罪歲○河內河東一凶一熟固可移民移粟假饒兩地俱凶又將何以處之甚矣小惠之不足行也惟是行了王道則有始有終無一毫之不盡而且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自不必移民移粟為

孟子對曰王好戰一節

戰貴勝敵治貴行王道敵而走不可以言勇王道不行不可以言治不恤民者百步之秀行小惠者五十步之秀五十步

與百步雖異要皆一乘也行小惠與不恤民雖異要皆不行
王道也知五十步不可以笑百步則知行小惠不可以笑不
恤民而無望民之多於鄰國矣○孟子此後告君每每設喻
者因其明而通其蔽也易之坎曰納約自牖程子云人臣須
體此義告君之時因其明而通其蔽乃能入矣故訐直強勁
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辨其說多行愛少子不令質齊此趙后
之蔽也令其有功得以長保富貴觸龍就后之明通之而長
安君出爲愛戚后欲易太子此高帝之蔽也重四老人恨其
不能招致子房就帝之明通之而羽翼遂成矣善告君者多
是如此此戰國之惛主所以於孟子之說而亦有取教之願嘗試之請也與

不違農時一節

此告以王道之始蓋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如五穀魚鼈材木皆天地自然之利也不違其時不取其小以時而伐則撙節愛養之有道而不可勝食勝用矣養生送死蓋了人平的始終俱無所憾亦是難事乃只為王道之始者以對下文富足孝弟看則猶未也始字猶云初行一般

五畝之宅一節

此告以王道之成蓋田里至此有限老少至此有別教化至此可興是為法制之備而王道於此成也養與教兩段平看

○謹庠序之教謹之者崇庠序是人心風化所關天下治亂都原於此稍有學術不正便致天下大亂故要謹慎須是正人心息邪說一本於仁義之正而楊墨之類不使夾雜可也異

弟乃良心真切之地王仁義的大頭腦故尤要申畫此處得力卽仁義沛然而出何愁天下不治庠序之教特為此耳後世卻把作校文藝取青紫之階既不知所謂又不知所重失旨甚矣○七十黎民二句是總上面之詞老者衣帛食肉而不負戴於道路少壯者不飢不寒而知孝親弟長此就本國之民說由是天下之老者少壯者皆欲各得其所而以之為邪未有不王天下之理○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心至此無一毫之不盡矣小惠奚足云哉

狗彘食人食一節

此說惠王之虐政以見不可望民加多也王道制民之產狗彘畜以養人今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反得食人之食

則與王者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途有餓殍猶不發倉廩
以賑之則其所移者特民間之粟耳是王既有以致人之死
又無以救人之死則人之死者王也乃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操兵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罪果在兵耶如是而望
民之加多必不可得者王誠不歸罪於歲則必自反而益
脩其政先發倉廩以紓目前之急而後行王道之始事以及
王道之終事則可謂之盡心而天下之民皆至矣豈但多於
鄰國而已乎凶荒之救自古無奇策只要理會在先一要
培養元氣以致豐穰次要廣儲水利以通灌溉又次要多積
倉廩以備賑貸此不為而欲為奇策之講正晦庵子所謂
待到饑時理會更有何策縱饒措置得善所惠亦終不能

濟此事矣君天下者念之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惠王願安承教儘有虛心上章告以許多王道到此若無拔本塞源之力王道雖望其奉行故孟子直究出病源告之欲興利先除害欲除害先究其為害之源自是端治的道理今人泥然只說要行善政而不知所以去其蠹政縱然行之一時亦不可以要久根荄不去蠹不終是不止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一節

先以梃及殺人問王而後及於虐政者欲發其明而後通其蔽也

曰庖有肥肉一節

此正是王虐政之殺人而無異於刃者庖有肥肉何從而

肥麂有肥馬馬何從而肥蓋由丑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後有此肥肉肥馬也惟其厚斂於民以養禽獸故致民窮無食以養生而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是以獸之故而殺人殆猶獸而食人矣

獸相食一節

為君者亦未必有率獸食人之心但徇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亦不自覺也故以率獸食人而箴其昏迷之錮習又以為民父母而動其惻隱之良心孟子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

仲尼曰始作俑者一節

為民父母此意何等痛切而又說及無後痛切更甚了蓋有國者孰不欲子孫之長盛說及無後未有不痛心者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殺人一念傷了天地之和氣子孫空致絕滅彼

作俑者象人而用猶未至于殺人孔子且深惡之也況実在殺人而不止于象之於人聖賢仁心之貫徹真是天地生生之心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以仁心行仁政是遂了天地生生之心而不至於過絶故天地亦使其子孫之生生而享國祚于長久較之無後者何如耶噫仁不仁在一時而有後無後在後世後世念及於此亦可為之寒心矣○為其象人而用之只說象人而置之于地不說到殺人殉葬之慚處○問惠王願安承教孟子但斥其虐政之殺人而無一言以教之何也曰王道之始王道之成向之教惠王者詳矣為惠王者今日之急務只在除所行的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可施且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凡害之除亦利之興也不然雖日

諄諄於王道之陳何益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一節

惠王願比死者一洒之是欲為先人雪恥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一節

地方百里方字只當僅字地僅有一百里也可以王麼說下

文正發明此意百里之小猶可以王況千里乎既至千王則

所以雪先人之恥者不足道矣○百里小矣尤有小於此者

七十里而王湯何人也然七十里猶有也高帝止有一旅

而可以王漢光武止有一牛而可以中興此又是何人耶

王如施仁政一節

百里可王以與仁仁政也故此節說仁政省刑薄稅是仁政

中的兩件大事深耕易耨與孝弟忠信都本此兩來來並刑罰不省民便無所措手足不能事耕耨而脩禮義稅斂不薄便困苦疲弊亦不得耕耨而暇禮義之治○薄稅斂以養民之生省刑罰以全民之生此便是天地生生之意萬物一体之仁○我

高皇帝頒大誥以示臣民死罪之外笞杖徒流俱減一等又念吾民所業有限而供需百出蠲租之詔無歲而不頒刑罰之省稅斂之薄未有如此者也仁哉○深易二字可玩耕而深耨而易正見其得盡力處壯者上要補云老者固有終幼者固有養而壯者亦得以自脩也暇日二字尤可玩貪酷之時民皆重足而立安得有從容暇豫日子休養生息的氣象出

亦可想見矣○孝弟是百行之本忠信只是一誠皆本乎孝弟百行中看出入二句是入以孝弟忠信事其父兄出以孝弟忠信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二句只說與之戰於鄰敵畢竟戰時還用甲兵但云梃亦可撻之也況禦之以甲兵乎撻之云秦楚者以其喪地於秦辱於楚而欲報之耳秦楚此時寔強且不有其堅利而又何有於齊哉

彼奪其民時二節

彼奪其民時使與施仁政者相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救死且不贍奚暇禮義之治也夫誰與王敵則天下皆歸於我可以王天下而不止雪先人之恥矣

故曰仁者無敵節

古語云仁者無敵百里可王以此之故也王請勿疑苟疑其雖明也仁義亦有敵古語亦不足信矣○周之衰也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孟子廼只說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當時富強者看豈不笑其迂乎然後來陳勝以揭竿斬木之夫一為之倡豪傑遂並起而亡秦堅甲利兵果不足恃矣孟子之說豈欺我哉

孟子見梁襄王二節

天下定于一一字最好二三個絲然須知所以一之者只在此心蓋凡出於心之所同者致一二故定於生是心之所同也吾以心之所同者與之民便各足其欲而亦應之以此心渙然歸一更無有不齊者自心之外別有所作為便多參差

而民亦以參差應之天下惡乎定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節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盖好生不好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者然後可以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而天下一於此矣

孰能與之二節

天下莫不與也盖天下之民所以與不嗜殺人者以今之時使然耳今時之嗜殺七八月之間旱也不嗜殺人者油然雲而沛然雨也沛然誰能禦之則亦渟然莫之能禦者矣○問七雄相爭卒之一天下者乃好殺之秦政孟子之語恐亦不足信也曰積威所劫雖屈於一時之勢而好殺不已不免於二世之亡秦之一猶未一也特為漢敺民耳高帝以寬仁長

者卷有四百年之漢非不嗜殺之君乎孟子之語信矣○我
高皇帝每諭諸將曰攻城之日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
為國家用二則可為未附者勸又曰吾聞諸將下一城得一
邵不妄殺人歡喜不自勝又曰吾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
國家所利在巳亦蒙其福爾等能從吾言大事不難就矣以
故迅掃群雄華夷一統而傳之於萬世孟子之語信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二節
此章初說出一王字究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究其所
以王者無他是心足以王也是心足以王者如何善推其所
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老吾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

無饑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之教可以不負戴便是老老幼幼之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仲尼乃萬世仁義之宗要仲尼之門乃萬世是非之權衡故仲尼之徒道堯舜者有之道湯武者有之未有道桓文而講求其陰謀取勝之事者也

曰德何如節

保民之德正是王道仲尼之徒所道者此後世之所傳聞者亦將而王覺之體與則其功效更倍於霸者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節

胡齕一段是齊王恩及于物之事乃以之證可保民者人只有一箇心道一箇心既可以及物便可以保民也○吾不忍

其觳觫不忍二字是一章的骨子孟子只因得了此句遂執着不忍字一開一開古方開道要他察識而擴充之纔可以保民而王○以羊易之是命人以羊換却牛不曾牽至堂下來若牽至堂下作羊又都見了此事亦無大見識但以其無勉強計較之私乃一時不忍之心自然發見者正乍見孺子怵惕之真心也故為可取

曰有之曰是心節

是心足以王者以羊易牛是不忍之心天下之道即此心之所轉移者要歸在不忍上見其察識擴充之意○百姓皆以王為愛臣固知王之不忍愛字對不忍字看愛者惜其財不忍者痛其死着此兩句為下文辨論的張本要王反求

而得其本心○以羊易牛聖人處此必不然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即殺牛亦何害况釁必須牛血釁聖人縱見其觳觫亦不以羊易之易牛者一偏之仁也不易者時中之仁也孟子主於開導齊王故為此取節之說

王曰然誠有百姓節

問齊王之不忍孟子既知之乃又有牛羊何擇之雖何也曰孟子只要王信得此心是不忍之心信得是不忍之心然可擴充之以王天下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先難倒使之憤悱而後啓發之聖賢造就之妙類如此○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謂若不是愛牛之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矣○問此時王若能反求而得其本心將如何

為詞曰合當云以羊易牛者見牛未見羊也自今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即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便不費許多

曰無傷也節

齊王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巧可謂之仁術然牛羊同一無罪以彼易此如何得為仁術蓋以見牛未見羊也見牛故知隱牛之無罪未見羊故不知隱羊之無罪以未見而易所見使牛與鐘得以兩全故謂之仁術也然羊血亦當釁鐘不得釁鐘與牛畢竟不得兩全但齊王不忍之心一發而不可遏姑以此替之雖不曾當得釁然心下亦自安故以為兩全無害耳○君子一段亦是解仁術之意君子於禽獸用之以禮既不得不殺不忍之心又不可不養故遠了殺禽獸之庖廚使

不見其死不聞其聲而遂得以不發心得以無傷是亦兩全之仁術也令王以羊易牛凡羊之未死者亦不及見而與庖廚之遠一般非仁術而何耶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節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因牛羊何釋之難而不發其所以為不忍及聞見羊未見牛之故然後不忍之心復戚戚焉萌動而有以得其心然此可要見此心不從外得實依舊是前日之心也若是[illegible][illegible]發〇過就無了焉得復作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正開是心也以王之說

曰有復於王者節

用力用明用恩用字最好人人皆有力有明有恩只為自己不用之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節

不為不能的形狀是因齊王問及說輕輕帶過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者王天下只係於總是我之心擴而充之以保百姓其機亦在我而無難也

老吾老節

此條正是用恩保百姓之道老老幼幼且空說天下雖太同是一樣的老幼以吾老老幼幼推而及之只是一箇心去推只是一箇老老幼幼的法子更不用別法其運用容易故曰可運於掌此處頭要說出心來引詩說舉斯心加諸彼只是證上之意斯心即不忍之心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者不過舉斯心加之也而然叙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仍非斯心

亦所加乎○此章大要兩語可盡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也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也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節

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以其未度之於心也彼權然後知物之輕重度然後知物之長短物皆不可不度而心則尤為甚者蓋物之不度不過一物之失心之不度則其失尤不止一物而已也王請度之於心則知民之重且長物之輕且短將自親而及民自民而及物豈有恩及禽獸而功又不至於百姓之理

抑王興甲兵節

民既重且長便當加恩於百姓而乃功不至於百姓者抑王
以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為快故也○興甲兵危士臣
構怨於諸侯是一件事不知悔庵子如何作三事解興甲兵
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足見其不係民
而功不至於百姓○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陣者不
戰興兵而構怨可為善乎春秋書公敗齊師於長勺構怨之責深矣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二節

肥甘至便嬖等事輕輕說過重在辟土地三句辟了土地然
後朝得秦楚踐辟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皆我所涖而四夷
皆我撫之莫作四平看此大欲正是王天下的事以保民之
仁而求大欲者是入水而求魚也一定可得以士臣之危求

大欲者是緣木而求魚也萬無可得之理

王曰若是其甚一節

鄒人與楚人戰是設為之詞齊王要以一千里服八千里而求大欲是以地之小者敵大以兵之寡者敵衆以力之弱者敵強也鄒人敵楚人一般大欲未得而敗亡隨之一解謂後災於此以易之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孟子治齊王之蠱正得這法了蓋危士臣以構怨於諸侯此王之蠱也求吾所大欲是先於此者究其所以然也後必有災是後於此者慮其將然也究其所以然使知改之之道慮其將然使知備之之方善救者前愆可贖善備者後災可免○蓋亦反其本是反其得大欲之本下文發政施仁是矣

今王發政施仁一節

此條正是反本之論發政施仁是發於政事者爲仁心之所施也仁政包待士待農待商旅者在內下文恒產一件特仁政之本耳不是以此一件便盡了仁政使天下士不但使齊之士農商旅如此且使天下之士農商旅都如此也夫既近悅而遠來則小可大寡可衆弱可強大欲不求而自得矣

王曰吾惛不能進一節

此說發政施仁須先制民的恒產上有幾何民則無恒產便無恒心而放辟邪侈無所不爲可見恒產要先制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二節

明君制民之恒產是盡制產之道而田有定分賦有定法也

民之從善也易則恒心不失而不至於罔民矣
今也制民之產雖有恒產未盡制產之道孟子要王制產亦
不是從新與民墾闢田宅只要有節制而豪強不得兼并
貪暴不得多取便是矣

王欲行之一節

王欲行之是欲發政施仁也蓋亦反其本與上文反其本不
同上以發政施仁為得大欲之本此以制民恒產為發政施
仁之本蓋恒產是仁政內一件大事士農商旅無一不賴此
者也豈可以為末務乎然以此作本政書

五畝之宅一節

此然是制民恒產之法度重在養上教是因養來的不可平

那廟里之既制而後庠序之可謹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庶似豈凶之皆裕而從善之甚輕者此也○老老幼幼的皆要正在此處五十七十老者也黎民八口幼者也宅可以衣帛畜可以食肉田可以無饑孝弟可以無負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此之謂也○老者黎民二句就本國說天下都來歸我而以之為君則不忍甲兵之豈不忍諸侯之構怨望土地可以辟秦楚可以朝中國可以涖而四夷可以撫信乎保民而吾莫之能禦也而其功效之倍於霸者萬萬矣又何屑乎齊桓晉文之事哉○王天下之道只是一箇仁仁只是一箇不忍之心然須自推度始推度者格物致知也不忍之仁者誠意正心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

首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而王道備矣俗儒之徒所罕道者後
世之所傳聞者此也孟子以此為深于貴其得仲尼之[illegible]
莊暴見孟子一節
樂者樂也樂而與百姓同便是樂之甚但此處且莫說明察
其庶幾乎不止於國之治是幾乎王天下
他日見於王曰一節
先王作樂的本意是養人心而天下和平此是元聲之本好
樂甚是得此本意雖寡君亦與人與衆使百姓太和萬物咸
若和氣薰蒸徹於上下百姓謂樂之甚若徒好其聲其容亦只是
逐物之好不謂之好樂甚也〇今樂猶古樂承好樂甚二句
說來得了作樂的本意至於王天下則今之樂亦古之樂而

同為和平之宣暢，同為大雅之洋洋矣，又何先王世俗之分耶○觀下文鼓樂二條，只說作樂的意思，並不說古文制度，可見今樂猶古樂，只在作樂本原上論，不在聲容間也。人而不仁如樂何，與百姓同樂，正是作樂的本原，此是實理，此是實話，不止曲為引君而止也

曰可得聞與一節

獨樂不若與人，是與人之樂甚，獨自之樂未甚；與少不若與衆，是與衆之樂甚，與少之樂未甚○問與人與衆如何為樂之甚，曰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悲，滿堂之人以條然不樂，其樂不甚矣，故滿堂飲酒而無向隅之悲，然後滿堂之樂甚；百姓皆樂而無愁歎之聲，然後君心之樂甚

臣請為王言樂

為王言樂是言樂所以甚而庶幾之故今王二條亦只論斷

理如此直至末條總是勉王也

今王鼓樂於此一節

此條言不與民同樂之事鼓樂是樂而又及於田獵者亦必

當樂此故并以之為說○疾首蹙頞與下欣欣有喜色是臨

時之狀惟平日有憂樂之心故臨時聞王之樂而憂樂之狀

隨之矣○不與民同樂不是鼓樂田獵不與民同只是不行

仁政使民困苦己猶游而民不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一節

此條說言與民同樂之事不是王之實事○吾王二句是害

幸之詞有愛之欲其生意若惡之欲其死又曰時日曷喪予
及女偕亡矣○與民同樂亦不是鼓樂田獵與民同只是推
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已有樂而民亦樂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此承上兩條說来不與民同樂者如彼與民同樂者如此今
王好樂能與百姓同之則欣欣者不止于齊民而雖天下亦
可王矣所謂好樂甚而齊其庶幾者此也至此則今之樂亦
古之樂矣王何以好樂為慚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一節

齊王此問或是要廣其囿小人有假文王藉之者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晦庵子以為三分有二之後愚意文王三分有二

亦只是人心未歸土也却未盡有縱盡有其土地亦必不為七十里之囿於傳有之只云據古書有此說未必其真否所以不辨真否諸聖賢說話只要大旨合正便罷○我高皇帝嘗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也夫隙地幾何而且不忍為遊觀之所况忍廣囿以病民乎此其心即文王如傷之心也仁哉

曰若是其大乎一節

文王之囿不止芻蕘雉兎亦不止芻蕘雉兎者往此以二者見其餘也與民同之分明天地氣象文王是箇天地凡囿中所有者草木欣欣鳥獸喈喈然渾是造化一團生意無限

民以為小亦知文王之生意無限也七十里不足盡之矣○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只在與民同之見得以一國之民共七十里之囿發見其大祗見其小故曰宜若謂囿之所出有限民之所取無窮宜乎以之為小則是以貪利之心小文王之囿矣豈王者之民哉

臣始至於境一節

國之大禁不止于囿圃之禁民亦不止于麋鹿此以一物見其餘也阱是坎地作阱以物為餌置其上欲被誘入陷者死民見利而動麋鹿出沒便竊取之反為人得抵以法猶以麋鹿為餌以囿為阱也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是阱之大者害亦大宜乎民以為大矣而可與文王之囿較大小耶○秦穆公嘗亡馬野人得而食者三百吏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

畜涯害人且賜之酒而赦之後三百人聞秦伐晉皆爭先報德遂虜晉君殺人以康慈之故齊王之不逮穆公遠矣文王哉敢

齊宣問曰交鄰國一節

交鄰之道鄰國有大有小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仁便是交小國之道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智便是交大國之道○事字只當交字看兩下相交都是相事故小於大謂之事大於小亦謂之事○仁者以大事小遇小國恭謹猶未見得見也小國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纔見其仁故引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證之葛與昆夷是為小而不恭者也智者以小事大遇大國不侵陵猶未見得必也大國雖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纔見其智故引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證之獯鬻與

吴此是為大而侵陵者也

以大事小者一節

仁者與天為一　天地萬物渾為一体而不見大小之形迹故曰樂天智者聽天所命雖自強於為國而事大之禮亦不敢失故曰畏天保天下是實事不止說氣象詹我者化撫我者后天下莫不尊親則天下可卷有矣非保天下乎保其国亦是實事不止說規模逆天者亡順天者存國不自伐則人亦不敢伐之矣非保其國乎

詩云畏天之威一節

此明畏天保國之事不及樂天一边者聖賢文字多是不拘而且即此亦可以明彼也

王曰大哉言矣二節

好勇者小國不恭便欲伐之而不能事小矣大國侵陵便欲伐之而不能事大矣不知仁者雖事小小國若不可化而禍及於民亦必不得已而伐之是又仁之至也智者雖事大大国若不可化而禍及於民亦必不得已而伐之是又智之盡也引文王伐密武王伐紂為證蓋文王大而密人小也文王雖事小若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若武王小而紂大武王雖事大若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至王欲好勇亦惟師文王武王可也而可混交鄰之常道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節

今王收小國之虐民者亦如文王一怒伐之而安小國之民則雖不能全以大事小之道而天討之一行亦為仁之至矣大國之虐民者亦如武王一怒伐之而安大國之民則雖不能全以小事大之道而天討之一行亦為智之盡矣此之謂勇以天下而非匹夫之勇也此之謂天下無敵而非敵一人者也天下亦可以保而不止保其國矣王何以好勇為疾哉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一節

齊王自誇其能待賢而曰賢者亦有此樂孟子曰有若君隆以雪宮處賢則賢者信有此樂也然此樂豈但當與賢者共之須要推之而與民共與民共者不是共得此雪宮只使民

安居樂業各得其所而無怨咨之憂使甚其樂○孟子念念
與民同樂真得性情之本原此心原無彼我惟有克己學問
絕無爾我之私者總認得與民同樂之本体
不得而非其上者一節
二非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謗非也之非是非理說民的非
處輕只重君的非處以見君不可不與民同樂也
樂民之樂者一節
不與民同樂者民既有非之之心與民同樂者民豈無感之
之意是故所欲與聚君樂民之樂也○臺池鳥獸而惟樂聞
鐘鼓管籥而喜色民亦樂君之樂而所惡勿施君憂民之憂
也有事而為之勢有難而為之與民亦憂君之憂矣樂以天

下憂以天下只就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見得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輕帶說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民皆欲得君有此樂無此憂則歸之者盡天下而王業自此成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一節

此以齊之故典告于景公聽晏子之言推遊觀之樂而與發補不足亦是與民同樂者孟子蓋稱管晏都引晏子一段在此又是聖賢至公無我之心不以人廢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一節

天子巡所守之土諸侯述所行之職天子諸侯又各省耕而補不足省斂而助不給先王之遊觀不過如此後世以歷覽山川留連光景為遊觀者何益○周制巡狩十二年一次述

職六年一次省耕省斂每年二次耕時播谷既沒漸谷未升
民家乏絶正在此時若無以廢之恐不能盡力於耕者使
為之補不足斂時民家所收或有或飢或歉一歲用或不敷
一歲用皆在此時若無以散之恐有傾損又何以使為之助
不給晏嬰談及將耕者斂者來此即是省耕即是遊為諸侯度者
皆以其耕斂之法也以夏民之諺而為周可知矣觀玉識之
諺而依周亦知矣況王之遊觀哉
今也不然二節
方命是逆王者愛民之命凡物圓者行方者止故逆命不行
者謂之方為諸侯憂是小國之諸侯與上為諸侯度蕉小國
大國說若不同○從字註作逆不作順字看從流下從流上

也無底至於忘反使安連故謂之流連從獸樂酒也無底至
於無厭使安連故謂之荒亡

先王無流連一節

先王惟有巡守述職省耕省歛絶無流連荒亡之事惟君所
行耳指先王之法說不必兼今時之弊蓋本文只說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何曾兼說今時之弊晦庵
子訓作二者惟君所行如與本文悖了且依此說則欲其行
先王之法是也而欲其行今時之弊可乎

景公說一節

景公說至與戢補不足是叙景公之事為我作君臣相悅之
樂是述景公之語蓋徵招角招是指他所作之樂言君何忿

是摘他樂章之詩諂君者好惡又是釋其詩之義。大戒於國者華與興利之君定有一番戒令新人之耳目出令於郊者不敢安居深宮見於省民之耕斂為促出令而與發是是行先王省耕省斂之事不似今時之慢遊以病民所謂欲觀轉附朝儛至於琅琊者皆不果爲。君臣相悅是臣悅君而進以先王之事君悅臣而有以法先王之遊觀作樂者以其相悅之實詠之於詩而奏之於樂也韶本舜樂傳得存齊故齊樂亦謂之韶味未並是字意者此時其樂猶存故云蓋今日之徵招角招即是其樂也樂須五音具備獨云徵角者蓋為民徵為事取其切者耳然宮為君商為臣若云宮商不太切於相悅乎以君臣之相悅者亦為民事之故也此處重在

民事故不及宮商○樂章亦不止一句畜君何尤以其切於
時事而舉之也好君好字要說出心來君之欲宜難畜止尚
非真有好君之心若汝不能止之惟其為好君故謂之何尤
○縱君之欲者只說君為至尊使竭天下之財窮其所欲亦
不為過也即此是好耶不好耶好字原是箇好字以好事畢
君者是之為好君○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易之大畜
曰童牛之牿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者皆謂之畜
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君之惡既甚
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雖聖人治之不能免
刑戮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矣○景公遊觀之
樂既推之而為民為事今王雪宮之樂亦當推之而同樂於

民此意殿繳在尾○與民同樂爲民爲事者要事事如此始終如一景公後來彗星見齊分野公欲禳之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也公欲禳之晏子曰使神可禳而來亦可禳而去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何能勝衆口也是時公則歎矣群臣則泣矣而晏子獨咲所謂君臣之相悦者安在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之哉

齊宣上問曰人皆謂我　二節

此明堂想是在泰山下者齊王豈不知明堂是王者之堂未必無欲毀之意故孟子即以王者之堂告他是從其欲毀處引之也然當時周天子尚在孟子豈不念及周家蓋時至戰国衰周特空名之擁虛器齊王能王天下孟子必有處周家之法

其仁義作用又有出於尋常之外者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一節

古來王政頗多孟子如何只說文王蓋以明堂之建始於周周之微明堂而託諸侯者自文王始也故欲得明堂而居之者只在行文王之政也○一以待農世祿以待士譏而不征以待商旅無禁以待漁人不孥以待罪人先鰥寡孤獨以待窮人王者之政莫善於此○耕者說至罪人亦似足了又說及鰥寡孤獨者政有大體有小節苟一物之失所亦便傷天地之和氣長民者於此却要體察始人的四体已保養了然此小病痛亦不可不加意故云先四者先不是有先後謂加意於此而不遺也○如此而後為王政之全○看來耕者至罪

人只消五句說盡而鰥寡孤獨却費許多說話者更是與打動齊王也凡人之情見有父母妻子者猶或不肯垂憐只一見鰥寡孤獨未有不憐憫者一則曰老而無妻一則曰老而無夫一則曰幼而無父一則曰老而無子此情此狀何等可憐齊王聞之於心能不戚戚乎自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將無往而非仁政矣此與說孺子入井之意同孺子入井誰不怵惕惻隱者打動人的良心撥轉人的天機正在此處○我

高皇帝嘗諭戶部曰天下一家民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飢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其後轉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

海惻然故將提師旅掃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
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仍有如此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
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當体懷衍天下郡縣訪窮民无
告者月給衣粮無所依者給以屋舍此其懇懇切切之心先
斯四者之政不與文王而同符哉

王曰善哉言乎二節

文王之政是周家的故事公刘太王又是文王的先祖周之
明堂始於文王而其祖宗之積功累仁者亦已名始終只以
周家事說明堂之本原悉見了亦可見文章之妙處○公刘
太王原不好貨好色詩之本旨亦原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
看出一箇意思來引𢍰齊王耳公刘時百姓之貨足了必将

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蓋由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詩曰匪居匪康乃埸乃疆此公劉之與百姓同好也王如好貨與公劉一樣於王何有太王時亦好之色足了内無怨女外無曠夫蓋由太王好色與百姓同之詩曰自西徂來周爰執事此太王之與百姓同好也王如好色與太王一樣於王何有聖賢說道理有借古人言語發自家意思者此類見矣○貨色也不該好然淵不禁他只勸其同於百姓者既與百姓同之便以利為公而好貨之念自衰勵精為治而好色之念亦自衰此等變化的妙術是從孔門中得來底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両云於王何有主于天下則諸侯於我朝明堂於我居而今亦不必毀之矣此意要緊在末○鄭

王貨色之好亦可證於王斗王斗對曰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今王有其四王悅曰寡人焉能有先君之好也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王曰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也斗曰世無麒麟騄駬王之馬已備世無東郭俊盧王之狗已具世無毛嬙西施王之色已充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夫有孟子在齊而曰無士焉是真不好士者矣又胡徒為明堂之歆慕也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一章

人臣要收匡弼之功須先撥動君心使之悔悟然後忠言不覺而入若先沒箇機括又不以天理人情嵌易曉者告之且

或言之無章則不惟無益於事而反致觸君之怒非善用其忠者也故愛君須純心匡君須善術孟子之術善矣○前二條設言之事不重只重四境條則如之何者一是託妻子於友之臣當何如以處此友一是王當何如以處此士師棄之是絕其交已之是罷其官為君者不能治四境猶為友而不能養人之妻子為士師而不能治士官之屬不盡友道者既可棄不盡臣道者既可已不盡君道者則當如之何耶王於此時若勇於受責則必曰四境之不治寡人之罪也若不恥下問則必曰何以治之寡人願安承教也乃顧左右以釋其愧而言他事以亂其繹情哉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一節

孟子將諷齊王用人之失故先說喬木世臣雖皆故國所宜有但喬木之有無不足為國之重輕至於世臣則繫國之輕重若必有此而後謂之故國也然世臣之始為親臣今王昔者所進以之為尊戚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是無親臣矣親臣且無而況於世臣乎既無世臣而安在其為故國乎○世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舊臣也如或出自世家亦是賢而官之者若伊陟相太戊呂伋掌兵權之類○善識風者莫如老駝善識路者莫如老馬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之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世臣其可無哉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二節

王欲識其不才而舍之亦於進賢時慎之而已彼國君於賢

才欲進之為尊戚又恐其非真賢也慎之之至如不得已而後進此其故何也蓋以此時不慎而濫進使不賢者得在尊戚之位及他日見其不賢又用卑疏之賢者易之是為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尊尊親親之常矣然則進賢可不慎歟○看來賢才之進退係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須要合於天心纔好民心之公即是天心與衆共之與衆棄之即是合於天心總是天命天討總於民社有益卑踰尊疏踰戚是且就体面上淺淺說到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處總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若只為踰尊踰戚之故則下文緣何再不及此到了只說箇為民父母以此見為民句斷是如不得已之故矣若進賢與為民父母不相關便輕於進退何妨哉

左右皆曰賢一節

此正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之事也自左右說到諸大夫公矣又自諸大夫說到國人盡公矣又必自去加察可謂愼之至矣然後用之為尊為戚今日為親臣他日即世臣而無卑疏之踰矣○去不可一段是恐失賢之意恐其失賢者正欲得真賢也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耳○進人固要詳愼然詳愼者亦是詳審其大節不是瑣瑣察其細目也象山子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大槩其人在於為道義便是賢者其人在於為勢利便不是賢者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舍其大綱則不賢者或得為欺而賢者或反被猜於進退亦不免到上

左右皆曰可殺一節

天命天討皆事之大者也故又說及殺人上文說進賢就形出箇退的來此處說可殺就藏得箇不可殺的在內如人皆曰不可殺察之而又見其不可殺則亦不殺之矣○進退生殺與衆同之而又自察之如此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其亦此之謂也哉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如此二字擦上用人殺人說然後可以四字重看此是喫緊徼王處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稍不如此便不合於天心便衆叛親離求為匹夫亦不可得而不可為民之父母矣王而聞毛髮不爽然耶只未發緣云君可為民之父母則國亦

可為民之求賴矣非故國而何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一章

齊王素有滅東周而自帝之意故發此問○天之立君民之戴君以其能為天下守仁義也賊仁賊義便喪其所以為君者故謂之獨夫○仁義是一理殘賊之分屬亦不必泥○孟子這把誅字換了弒字一夫字換了君字聞誅一夫紂桀亦在其中矣○春秋書晉弒其君州蒲弒君者欒書中行偃而曰國人弒之者罪州蒲之為獨夫也又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已為君不曰弒其君比而曰弒公子者罪比之不能為君也又書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逃者匹夫之事鄭伯以王命逃逃者匹夫而命者亦匹夫耳孟子一夫其君

即孔子四夫其王之心也為君者可不懼乎○易之明夷曰南狩得其大首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須要看其志何如為臣者有湯武之志則可無湯武之志則亦不免篡弑之罪可不戒哉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一節

此言齊王不任賢下言王不任賢是不愛國家也兩節不平看○巨室比國家大木比賢者所學之大主若為巨室便甚得大木而不欲斷小之至於治國家則舍所學之大者而欲小用之是用賢不如用木明於為巨室而不明於為國家矣○幼而學之所學不外仁義此而欲行之是欲行其所學以仁育天下以義正天下也此其積根之深而成材之大清廟明堂非此不勝其任者可舍之而不用乎

今有璞玉於此一節

今王雖有璞玉於此雖值萬鎰之價然以之較國家所值幾何王猶不敢自治而必使玉工雕琢之至於國家重器豈止萬鎰之玉而賢者所學之大亦非玉工之可擬也王乃不使賢者治國家而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使玉工之雕琢玉者耶○教字即使字不是教訓○國家之土地人民命於天子傳之先君先世世所當寶者珪璋特達善價而沽賈又是天下所共寶者不能以天下之共寶者而守已之當世寶者顧以連城之璧委之道旁誨盜啓爭天下共逐而奪之於先君為不孝之子於天子為不忠之臣○愛國愛賢係乎君愛君愛國又係乎賢者羅仲素云愛君如愛父愛國

如愛家發民如愛子此之謂與人相愛參天下有不豈於齊石皆哉

齊人伐燕勝之二節

齊以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亦是燕國自亂非齊與能勝之齊王本有利燕之心故以天自文也孟子也不教他取也不教他勿取但教他決之於民○勿取取之二策雖是詰問還須取之一邊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一節

齊王以已意度天命孟子以民心決天命蓋天之視聽在民即民便可以知否取之而燕民悅是天以燕與齊也則順天而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是天不以燕與齊也則勿逆天而取之如此而後天殃可免○文王之不取是自然不取者原

不為民不悅之故武王之取是不得不取者亦不為民盡悅之故孟子只因齊要取燕故引之以此耳○問文王時民何以有不悅者曰三分天下只有其二則彼一分之民亦是不悅者矣

以萬乘之國一節

齊以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而燕之民簞食壺漿以迎齊之王師者豈有他哉特一時避燕水火之暴而望救於齊猶亦是悅而歸之也此可卜天命之未改矣○齊若肆為暴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强取燕是逆天也吾恐燕民亦將離散而共叛齊焉得而有之耶○二如字是假如之如○齊王只要去取燕孟子只要不取燕不取燕者在燕則為興滅繼絶之仁在齊則為除亂止殺之旅聖賢之學業何從而非仁義之所在哉

齊人伐燕取之一節

齊王問何以待之是要存諸侯之至孟子要及其未至而止之若既至亦難與之為謀也

書曰湯一征一節

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湯一征至奚為後我是書之詞民望之至民大悅是解書之詞故又更端而引書以證之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天下信之信字最好國家舉大事動大衆必須人信得過要人信得過須自己信得過所謂信者自己心迹之間合於天理宜於人情具有不得已之故人纔信之倘有一毫私意着假人必見疑伐焉在窮荊棘從人之此是常要人相信豈可難得觀湯之征當見曾與耕與

牛番道不省踈煞從萬分不得已征之民到此時洞然曉得湯的心事所以雲霓是望與其來蘇也不然前徒倒戈我兵且解體了。故民大悅得這般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將者死官非人不得已而用之後世貪兵驕兵忿兵皆非不得已者以此多敗。今之信與不信亦箇是兵家成敗之源矣。東面而征至大旱之望雲霓是湯未至而民望之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兆湯既至而果有以慰民之望未至既至不雨乎垂既至一般歸市者不止是在市的民安耕者不變是在野的民安宜在湯師之不擾民而有以使之各安其所也與誅君弔民一倒看民大悅終說民說湯之行仁政若此此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一節

此言齊所以不免千里而畏人燕民以王為拯已於水火之中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固與夏民若大旱之望雲霓無異也王乃肆為暴虐而不行仁政則與湯之誅君而弔民若時雨降者異了殺父兄至遷重器是已然東齊之不行仁政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者正在此若說未然事則未見其不行仁政而亦無以動天下之兵矣○天下畏齊之強晦庵子以忌字訓畏字愚意不可直訓作忌字但畏之之中有忌之之意此畏字正與千里畏人畏字同意謂天下固畏齊之強也齊何至於反畏天下耶○是動天下之兵而不云天下之兵動者天下之兵動之者我也一兒在野百人逐之一

今在野百人尊之況信一國之地而又不行仁政其自有不動天下之兵皆從

王速出令一節

此是為王畫策正應何以待之之問諸侯謀伐齊是以齊殺父兄等事為詞故以反旄倪止重器置君後去之策教王如此便見無所利於燕庶幾湯之誅君弔民而非富天下之為舊則可以杜諸侯之口及其兵未發而止之也速出令速字尤要緊是急急為之而不可以少緩少緩則諸侯之兵已發雖為亦無及矣○置君是在燕宗室中選而立之不是別立異姓此雖為止諸侯之兵說其實天理合該如此燕是召公之後如何可滅絕諸侯之兵不動齊亦豈可取燕乎如湯之十一征亦不是滅其國而取為己有也只誅君弔民更立

箇賢君說羅〇聖賢論兵多云王道而不及神謀秘計者盖神謀秘計是兵家之妙用王道以得民心者是兵家之大本有了大本則源頭甚的雖舉動自然光明發舒自然正當可以壓服天下之不臣而來天下之歸臣者故神謀秘計謂兵家開闔變化之妙則可也謂為兵家之本則不可也當時七經交爭不知本源而徒剿以詭譎襲人其何能服天下之心人心不服雖保無變況不止我一人能之而人之乘我者尤無算也故聖賢論兵不是以神謀秘計盡斥而不用特有本有末知所先後云耳高帝與光武先除秦莽苛政太祖先遣使賑貸諸州便是王道的次第便是湯武的氣象其能成漢宋兩代之王業也有由然哉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一章

鄒與魯閧鄒無以小事大之智魯亦無以大事小之仁○穆公之意只在尤民孟子之意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說不好邊說君無尤焉謂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又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己蓋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從有司也○仁政況說平時欲與聚而惡勿施凶歲發倉廩而散府庫皆是○仁政要行之總有行字是着力字穆公有云君者民之父母粟之在倉與在民何擇亦是仁政之說說得行不得故以行字勉他○親上死長親之是○死之是事長上二字分屬亦互文也但備有司則親君可知但此處為不親有司說故只云有司而不及君○孟子要穆公罪己故

除却民之罪不論其實長上之死疾視而不救民亦有罪也故曰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不得而非其上者亦非也不可勝誅亦不可不誅易之離曰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取其倡首者誅之而醜類不必盡究亦可以一警百而无咎矣

○有司最近民若得其人雖君有不仁之政而能寬一分者即已受一分之賜不得其人雖君有仁政之施而沮格不行者民亦無實澤之沾令之守令即有司之屬也不可不加意選用以良二千石為其此以姓名疏之屏風者亦可為後世法也程子云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欲然而選擇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吏部之本也欲民皆得其所者亦不外是之地亦在朝廷而已矣信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章

滕文事齊事楚之問不是要含一國而事一國蓋要於並事之中尤加厚一層庶乎得有所依也孟子云是謀非吾所能及亦不是教他莫事齊楚二國畢竟都該事但要依他以國儌倖則非吾謀之所能及者無已却有自立之道為國以城池為險築城鑿池是守之之具與民守之是君率其民以守效死者君先致死以守也民弗去者民亦為之死守也然要民弗去非素得其心者能之亦自立之道如此舍此而依人以為儌倖之圖則滕之不可為者矣○無已二字是轉变的話頭猶云不然則有一說也若作言之不止恐似好說一般

○與民守之處猶未甚着力效死而民弗去然着力之甚如

此而社稷存也則不失先人之世守吾與民各得其正而吾心可自慊矣如此而社稷亡也則不失天理之當然吾與民得正而斃而吾心亦可無憾矣〇為國者常使人依己不當使己依人今已不能自立而依人以為重未有不窮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時而衰一旦驟失其所依將何所恃乎然此特論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亦未足恃也晉方主盟而宋謹事之及宋陀於楚晉亦迫於狄而不能救猶然如晉者且不可依也況其他乎然此特論人之不可依耳抑又有甚者焉魏武脅於高歡所恃者宇文泰也於終弑之禍不在於所畏之敵而乃在於所依之泰以此論之非惟人之不可依依之禍常生於所依也依人者戒之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太王居邠節孟子是教文公以迁國而紓目前之急苟為善節是以後來求寬慰之也○問太王被狄人侵如何讓之而去曰讓狄是犬羊易之夬曰牽羊悔亡牽羊者當其前力挽之便忿而不行讓之使前而隨其後便肯行了此太王所以讓狄人而無悔也○非擇而取之二句意以岐山之下周家後來在此興王業皆說是地形之勝不知太王當時非擇而取之乃不得已迁蹝在此圖存耳而後來之興王却緣於脩德行仁也可見在德不在險矣

苟為善至則天也是兆論其理君如彼二句總就文公身上說苟可為善者苟能如太王之迁國圖存而為善則雖不今不

術王後世子孫亦又有王者蓋子孫若無可承之業雖王子孫予既述國而創基業於前以垂統緒於後是使子孫有可繼之業可乘之勢而脩德行仁也若夫王天下之成功則因天理之自然而可必者君今如齊何哉但當勉強為善述國圖存為可繼以俟命於天而已矣○問述國圖存如何即是為善曰人來侵我我不忍殘民以與之爭避而去之以存其社稷保其人民非為善而何耶○善守身者所恐不在於六氣之致疾善為國者所恐不在於四鄰之相侵是故秦之亡也不在於六國未滅之前而在於六國既亡之後隋之亡也不在於南北未一之前而在於南北既一之後亡國之禍豈真在於鄰敵哉從者亦可以無恐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一節

此是迁國之一策○太王事狄人是為民而事皮幣不免以犬馬犬馬不免以珠玉者犬馬重於皮幣珠玉貴於犬馬也○土地所以養人狄人欲吾之土地吾若與之爭戰是為以養人者害人君子不忍為也然既不與之爭者不迁而去之則民亡而國亦亡國亡而君亦亡是為無君了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與爾迁而去之則民存而國亦存国存而君亦存行將有有君之樂矣○韓退之岐山操云伊岐有阻我往獨處爾莫予追是以何患乎無君為行制人求君之非也獨處而無民便不成箇國亦不成箇君了迁之何益但却去之民皆祖宗以來累世之亦了也而可委之於狄人乎○仁人

以平日說從者如歸市當時有三千乘從太王故一止而成臣仆衆之邑

或曰世守也節

此是死守之一策○國家之土地民人自吾身而得自吾身而棄猶之可也若先人所受於天子世世守之非身之所能為者則雖有敵國之侵但當效死以守之也豈可輕去而遷之他乎去之而不死在先人為不孝之子在天子為不忠之臣不孝不忠即不死矣亦有可死之罪

君請擇於斯二者一節

請擇於斯二者語頭雖云二者其擇意思重在死守一段滕決是亡的太王之遷文公決不能為的蓋太王在西土多有開曠可遷處滕介乎大國之間四海之地又皆有主何處可

迁得縱有民從之亦無所往也只一死守使是當法使是正策○死守事亦甚難明皇奔蜀不死守而幾至於危唐徽欽降金不死守而竟至於亡宋此守之難雖在君也而民之死守者則尤難民之中須以士大夫為赤幟故為君者平時要培養士氣講明正學使人人於忠義上見得透徹絶無一毫身家之念又念君父作養人才以求其本旨為何幹則一遇利害便有擔當便肯死守而小民望之莫不竭力致死矣苟士大夫先偷生賣國則赤幟一拔望風而靡者何怪日用不知之民也君又安得而獨守哉

魯平公將出一節

魯平公用樂正子為政此時孟子至魯樂正子以其賢告於

平公故將出而見之○平公正慕孟子之禮義臧倉巧言先從禮義二字說起公之行則止之故國君當勸群賢輔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聖人之欲遠佞人者以此

樂正子入見曰一節

樂正子說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非重在三鼎五鼎非上何哉君所謂踰者豈謂孟子前以士而祭父以三鼎後以大夫而祭母以五鼎五鼎多於三鼎而謂之踰乎不直說三鼎五鼎而先以士大夫者要露出士大夫陰拆之也平公曰否三鼎五鼎是名器之所拘不以此為踰也若棺槨衣衾則不拘士大夫者孟子後喪之棺槨衣衾美於前喪是以謂之踰耳樂正子說此不可謂之踰時之貧富不同也士

之時貧貧則無財不可以為悅故但稱家之有無而棺椁衣
衾不能以美於父大夫之時富富則得之為有財故不以天
下儉其親而棺槨衣衾得以美於母○厚一薄隨所遇而為
之至禮義之時也賢者之所為也何以謂之踰哉

樂正子見孟子一節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或字指人說遇字不止說乘輿一見一
見之時必相遇而道可行也○聖賢之遇不遇真是大關係
消長之會也否泰之原也歷觀史冊往往皆然君子常在下
而小人常在上豈真陽一而陰二也○范氏在孟子可以言
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之說宗好孟得君相造命之意使平
公不惑於臧倉之說或因樂正子之辨復求見孟子則是能

以人而回天矣天下亦有此理孔孟所以皇皇於春秋戰國者為此○濂溪子人有謗之於趙清獻者趙甚威以臨之濂溪處之超然清獻後悟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伊川子陪州之行人曰是行也族子公孫與邢恕為之耳伊川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二先生真得孟子之家法哉

禮部司務　九江　蔡復賞　閱

焦氏四書講錄孟上卷八終